

今有六書七詩感念
浣花溪畔之鄰家如
以此討而名信千古
盛唐多少蓬官貴
人却不互老杜骨中
可發未如去并記

方石齋書法篆刻

壬午三月少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磊书法篆刻/方磊著. —西安: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5368-2049-6

I. 方... II. 方... III. ①汉字-书法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汉字-印谱-中国-现代 IV. J292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61379号

封扉题签: 陈少默

责任编辑: 李 丹

装帧设计: 任 豫

作品摄影: 赵亮宇

方磊书法篆刻

方磊 著

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
西安市北大街131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印刷

1194 × 889mm 1/16 开本 16印张 60千字

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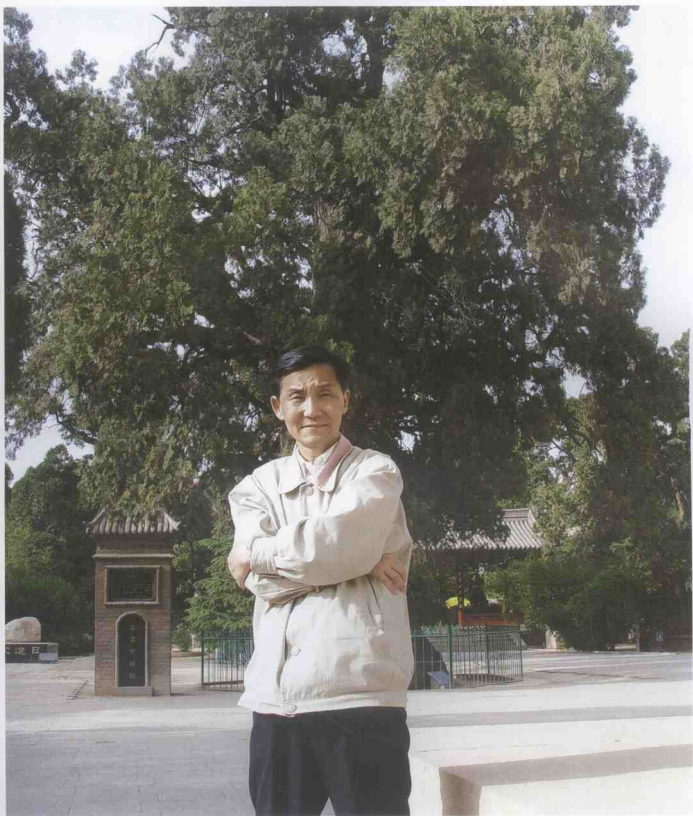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5368-2049-6/J·1591

定价: 158.00元

方磊書法篆刻

壬午三月少熙





2004年于黄帝陵



冠盖满京华

斯人独憔悴

曹伯庸

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，古城西安的文化艺术活动，高处在文革所致的荒漠之中。

一些爱好艺术、热衷书法的人，多是私下走动接触。我在此时先后认识了不少的书朋画友。大约在一九七一年深秋的一天，韩秋岩老人到我家作客，带来一个年青人，他叫方磊。韩老特意为我作了介绍。方磊上大学是学数学的。在一所中学做数学教师，他博学多才，爱好广泛，特别痴情书画，兼擅诗文创作。他给我印象是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。更突出的感觉是个头不高，体态清瘦，但是蕴涵着一种内在的灵秀之气。

尔后，我和方磊的交往，可以说是与时俱增了。特别是在《终南印社》成立之后，我们都是首批会员，常有一些社务活动，或切磋技艺，或促膝探讨，时常聚首。方磊在我的朋辈中是值得称道的。他笃于艺事，非常勤奋，寝馈其中，锲而不舍。他还善于思考，锐意进取，这在他的各类作品中都有反映。重视传统，而不为传统所囿，绝不陈陈相因且时有新意。这些年来，他陆续出版了不少作品，包括散文、诗歌、篆刻、书论、文论等，已有十多种了。每有新出，必持以赠我。在这一点上，可以说我待我甚厚，视为知己了。

日前，方磊在电话中告诉我，要出本书法作品集，我表示非常赞同。几天之后，即将书稿照片捧了过来，暂留我处，嘱我审定征询意见。我细读了他的作品，比较全面地品味了他的书法语言。真使我老眼为之一明，也颇有感触：他的书法创作艺术个性显明，确是别具一格，与时下书界同仁的作品有诸多不同。

其一，集中作品，多数均有受书者的名号，且多是他的知交或学生。索书之因多系结婚、祝寿或乔迁新居、书斋铭言等等，书者与索书者之间，自有一番情谊，所以细味这些作品，一派真情蕴蓄其中，非无病之呻吟，无忸怩之作态。使读者在审视书美的同时，也读出了书者的真情至性。白居易说过：「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」。这句话，用在方磊的书法作品上，也极为确切。

其二，作品篇幅或大或小，字数或多或少，都很重视书写的内容，即文字的思想性和文采。集中好些作品，皆为他即时所撰的诗词文句，他刻意于书法创作与文学创作相结合。从中不但可以看出与求书者关系、情谊、事件等方面的内涵，所表达的某种企盼和祝愿。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审美追求。读这样的作品，在感受到内容与形式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的同时，也感受到文字的思想性和一种内在的显示。

其三，古往今来，许多书人，在其创作中，除了书写自己的诗文外，也写前人的诗文作品，方磊也不例外。集中就写有不少唐宋文人李白、杨万里和近现代如陈独秀等人的诗章。但方磊的写古又不同他人，往往在文末诗尾，留有适当的空白，写下自己对诗文的评析或心得、感受等。寥寥数语，却切中肯綮，且颇富文采。说是补白却又有无实的内容，能给欣赏者以启迪，受到裨益。此类作品，他戏称为「书赏」，取边书边赏之意，或者说是以书法的形式鉴赏诗词，把书法创作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，这或许也是他的一种「创格」。

方磊是中国书协的早期会员。目前，以书法专业教授退休，应该是属于书法专业工作者。但他虚怀若谷，从不以书法家自居，往往说自己是一个「书法爱好者」。他从年幼时起，至今已在砚田耕耘了一个甲子。在艺术上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但他仅以书法怡然自娱，乐此不疲。心态和平，洁身自好，从不介入是非。这种修为，在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里，堪称难能可贵。

古城之夜已经很深了，窗外的秋雨依然在淅沥地飘落着。灯下，我拉杂地写了几页稿纸。此刻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聒耳欲聋的喧闹声，一切都沉寂了。我也有些倦意，闭目小憩，朦胧中，白天的所见所闻，又浮现在我的脑际。书界的各色人物，好不忙碌，书法活动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有的争名于朝，有的争利于市。所有这些，似乎与甘于淡泊、耐得寂寞的方磊无缘。此时此刻的他也许还在书房里笔耕不辍。蓦然我想起了杜少陵的两句诗：「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」。就借为本文的题目吧。

天道酬勤，艺无止境。在此，我默默祝愿我的老友方磊，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，
奇然前行！

乙酉秋末于陕西师范大学乐天楼



有文化有思想的方磊先生

赵承楷

一

有人问我方磊从事什么工作时，我却一下子难以回答。因为他是陕西师大数学系毕业，七十年代也认真真地在中学里教过数学课，并出版过《中学数学与自然辩证法》、《中学数学思维与方法》等书，还发表数学教育的论文十多篇。是陕西数学学会会员，他当然应该是一名从事数学教育并有成就的数学教师。可是后来呢？他却是西安工程大学文学艺术教研室的教授。文学，对他来讲，从小就喜欢。进入大学后，大量地阅读文学著作，也写了不少诗歌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：一九八二年他参加了太原召开的首届「赵树理学术讨论会」，而且是陕西与会的唯一一位。他的论文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：当时许多评论家、权威人士都认为赵树理小说《小二黑结婚》是在毛泽东文艺「讲话」后，受其影响写出来的，而他却经过认真考察、研究后说：一九四三年发表《小二黑结婚》时，毛泽东的《讲话》并未传达到太行山革命老区，赵树理本人在《小二黑结婚》发表后，也未曾知道《讲话》。近年，他又对中央文献出版社发出了质疑：认为所出版《毛泽东诗词集》一书新收入的《五律·喜闻捷报》和《五律·张冠道中》不是毛泽东所作。问题虽未作出肯定的回答，但权威人士也未作出正面答复。至于他对唐诗的了解，已有《唐诗撷美》一书可见端倪，该书全面而系统地收录了他对唐诗名篇独到的诠释与鉴赏。他还出版过几种自己的散文集、诗集，是陕西作家协会会员。从这些方面看，他依然又是一个文学家，而且也是一个文学理论家、诗人了。但是我以为这样的介绍也不全面。他从一九八三年就开始了书法的教学工作，写过许多书法理论文章，诸如印章探源、书史研究、碑帖流变，以及书法与文化、书法审美等等。其间，还画山水、治印。已经出版的《方磊印存》一书收印三百多方。他的印，曾被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的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书法卷》收录。他于音乐、历史、美学、哲学都有爱好，而且成就斐然。他是陕西美协会员，也是中国书协、陕西书协会员，从这些方面看他又是一

位艺术理论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。

他自己说，迄今为止一生以数学、文学、艺术为生，大约各占三分之一。就艺术而言，书、画、印三者，教书法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。加上作字、写文章（已发表的文字有七十余万字）、探究书史、理论等，书法投入的精力与时间，是画、印之和。可以说，他的艺术实践的主体是书法。

方磊先生近年出版了七卷本、百余万字的《方磊艺文集》。从其文思看，的确跨越了文、史、哲、美、书、诗、印等领域。以博大的人文精神注视社会，又以哲学的眼光与思辨看待艺术。难得他有这样的成就，而这些成就也正是他书法艺术的基石。我说过两句话：「单项的文化是小家」，「能杂各种文化于一的才是大家」。方磊先生正是后者。

二

方磊，祖籍山西闻喜。一九四一年出生于上海松江，一九五二年随他母亲、舅父定居西安，一九六三年陕西师大数学系毕业，下乡劳动一年，被分配到一所中专，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，一九七零年后担任中学的数学教师。直到一九八一、八二年母亲与舅父相继去世，一直是在舅父与母亲的关爱下生活。也就是四十岁以前不论是经济、教育、社会活动大都是舅父、母亲主持。舅父、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从小就是苦水里泡大，懂得吃苦，努力向上，追求事业，用功极勤，办事认真，为人诚恳，总为他人着想，这些优良的品质影响了方磊的少年与青年时代。

方磊在懂事之后，在西安认识了许多艺术家，如：大画家石鲁、方济众，作家黎风、李若冰，书法家卫俊秀等。

方磊与画家石鲁交往不薄，曾经有一次乘小雪霏霏之际，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。且方磊出示其印、其诗。石鲁先生还对方磊说：「我们是一路货。」中午还请方磊吃了烤羊肉。也曾送过方磊书法作品。所以石鲁先生那种传统文化的素养、艺术思想的独特，其作品气质、个性、才华、魅力一定打动过方磊，也影响过方磊。

方磊与方济众先生交往也深。他收藏了方济众先生的许多字、画作品，方济众先生也给他去信，或面谈书、画方面的一些问题。方济众先生还告诉他：「登峰与造极，有时不是一回事，常有人地位登到峰顶，艺术上并未造极，也有人艺术上造极

了，地位却不高。」方济众先生朴素、平实的人格，严肃的画风作派，认真读书研究的学风，艺术作品的动人心弦也会影响方磊的人格和字画。

作家黎凤先生更是方磊的老师，也是他最敬重的一位先辈。黎凤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，是一九四八年「四·九血案」中发动北京学潮的英雄，后来却因一封短信，被牵入「胡风冤案」，再以后由北师大贬到陕西。他虽有大量学术著作，但终归是大半生过着阴影生活。他谢世后，方磊为他写过文章，而黎凤生前为方磊两本书作序，说方磊受先秦、汉唐文化的熏陶，受名流学者赞誉，是很有抱负的。可见，他们确是相知很深的忘年交。

方磊师从二十多年的卫俊秀先生是一个文学、哲学、史学、传统文化很好的学者。他重视作学先作人的傅山理念，他一生正直无私，胸怀坦荡，具有爱国家、爱民族的精神，他的书法，字里行间显露出一种豁达开朗的襟怀、不屈不挠的性格。这一些也正是在方磊先生辑注的《卫俊秀碑帖札记辑注》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从这一点上说，方磊又是一个受他老师影响很深的学生。

考古学上认为环境对社会，对人的意识影响是很大的，甚至是决定作用的。我为方磊虽然生在上海，然而十二岁后就成长在北方的西安，北方是一个受境外环境影响淡薄的地方，尤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就时代来讲，北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大陆已经统一十几年了，但各种政治性的文化思潮并未统一，这在全国也一样，所不同的是，北方被广大人民所认可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（相比之下，南方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就有了差异，因为受到境外文化的影响较北方多，尤以上海广州为重。）所以方磊先生能接受传统文化是自然的。加之舅父母亲、老师朋友、交往过程中的艺术家、学者，都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。当然新时代变革、思进、发展的新观念也影响着一代知识分子，也影响着方磊先生。因此，成长于北方，尤其是西安这块传统文化沃土上的方磊，其头脑里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，加以思进、发展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自然也影响着他的艺术观。有了这一把钥匙，也就有了破解方磊书法艺术的门径。

三

方磊的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这是一个大题目，不能在一个短篇中回答。我

只从方磊先生对艺术方面的审视略述一二。

方磊先生曾去四川灌县都江堰，统观工程之后，为其大殿堂上六字「深淘滩、低作堰」所吸引。其理在于，深淘就可低堰，水自无患，此曰「导」；若不淘滩，就得高筑堰，虽暂不为患，日久必危，其害甚大，此曰「堵」。方磊先生就从这一水利工程的六字诀中读出「导之通，堵之塞」的哲理。甚至联想到社会，管理学、行政学、教育学……都应以「导」而不应以「堵」的方法来治理。可见方磊的思想敏捷而深邃。

方磊先生在「慧眼识美」一文中引用了《韩非子·和氏》楚人卞和山中得玉三献其宝的故事。一献厉王，认为是石头，犯欺君罪，砍去一脚，二献武王，同样之理又砍一脚，三献文王，才认为是一宝玉。叙说了这一故事后方磊说：「既然坚信是一块珍贵的玉，又为什么非要『大人物』来评说呢？……对于两千七百年前的卞和当然不能如此苛求，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里，一切由大人物说了算，小人物也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的陋习实在根深蒂固，这显然是我们民族和国家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」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但又有几个人能从中提出这样深刻的哲理呢？同时也看出方磊尊重传统文化，却并不尊重传统陋习。他既看历史，又看现代，因而具有先进的思想。

方磊先生写过许多审美文章，也写过舞蹈欣赏、雕塑美、衣着美、大自然的美、书法美等等。

他观看了杨丽萍《两棵树》后说，「以自身特有的模拟、夸张的身段，把艺术家细致而强烈的感情传递给观众。时而依恋，时而抗争，时而激昂，时而悲愤，富有感染力而令人心动，为之倾倒。……与一些专门逗人乐，其实内涵平平，俗话连篇，使人有粗俗之感……高出一等，它美得浓郁，美得高雅。」他还说「舞蹈是造型美、动态美、人体美、音乐美、色彩美的综合。」

方磊先生在叙说虎门靖远炮台的关天培雕像时说：「我们凝望雕像，仿佛看到这位孤军奋战、临危不退、视死如归的英雄与他的二百名战士一起为国浴血……这件雕像已成了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精神的象征。」

在龙门看「卢舍那」佛像时，他说「硕大丰满而不臃肿，微笑自重而不矜持，体

现了东方女性典雅端庄的静美。」

他在叙说建筑美时说：除实用功能之外，总是表达一种民族或国家的精神。建筑美的「内在显示」是不容忽视的。

从以上这些，我们可以看出方磊先生在文化、思想、意识形态、艺术方面的一些建树。这一些应该说是个书法家必须具备的，也是先决的条件。文化、思想、品格是书法的内涵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书法内容；而书法、笔墨、章法则表达书法内涵的方式、方法，是外在的形式。

就书法言书法，只能远离书法的丰富内涵，它的本质，而浮在书法的表面，显然不足取。

四

方磊，自幼就在母亲的教导下临帖。后来在许多名人的影响下，对书法更加热爱。一九八三年从事了书法教学工作，写过教材，发表过许多书法论文。他的书法，一直在大画家、大书法家、大作家的影响下，志气高旷，胸襟开阔，书法自然不俗气、不造作。不俗气，在现代的书法世界里就是好兆头，就起榜样的作用。

方磊先生的书法能金文、能楷、能隶、能行草，较为全面。从他整体的书法作品气息上看，他表达的是传统书法的雄强、厚重、平实、方正的理念；从章法、气韵中看，他的内心世界不矫揉造作，而具有朴实无华的品格。这一些，既是民族的精神，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品德。我以为这是一个书法工作者应弘扬的美德，也是一个书法家应有的品质。他的书法较之于那些现代书法世界里某些人的小趣味、小聪明、小才气、玩弄线条、鼓捣造型，甚至狂弄笔墨技巧者，真是强了不知多少倍，是不能同年而语的。方磊先生的书法表达的是民族精神、中华文化，这就是大节，比那些反映个人感情，讨好于外国人者强得很。就书法创作讲，方磊先生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「大家」，但他是正道，是在书法光明大道上走来的，是其志、其学、其才三者兼具的书法家。

现今社会，从衣着、饮食，甚至语汇都在向西方人学，却不知西方文化的优秀在哪里。方磊，以及一些表达民族精神、中华文化者的存在价值，其意义是重要的、突出的。因为越是民族化的艺术，才越是世界的艺术。

方磊先生的文章，总是一种情感的驱使，使他不得不写，以一吐为快哉，而后已！

方磊先生南游几个月，走了大半个中国。别人旅游，大都是走马观花，而他是下马观花。不是简单地旅游而旅游，也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走过什么地方！有人说，我们参观一天就够了，而他却要好几天。每到之处总是询问历史、拜谒胜迹、记录感受。他是实实在在的「行万里路、读万卷书」。

方磊研究书法，当书法教师，是出于对书法的热爱。他说，书法是文化的载体，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，出于对国家的热爱、对民族的感情。他研究书法、学习书法。一九七六年周总理谢世的那天早上，他去上数学课，原计划课堂上说上几句悼念的话就可以了，谁知越说越多，越说越不可收拾，甚至失声痛哭，泣不成声！弄得全班同学也跟着哭起来，弄得不知所措。他讲到书法家颜真卿时，讲颜真卿的《祭侄稿》，讲颜真卿嚼碎舌头，血喷敌人，讲颜真卿赴李希烈叛营、视死如归、凛然正气时，语调哽咽，感动了学生，课堂一片静寂，眼光都注在他的脸上……。他如此富有感情，他又如此重视民族精神与文化。这境界自然是很高了，但是还有一点要说。

唐代后期，中国的儒、道、释三家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，经过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至现在，儒、道、释三者的融合，已成为不可分割的哲学观，即你中必有我，我中必有你。当然，近人都还会加上一些近代的进步思想在内。这一些尤其体现在一些「大家」如数学家陈省身、两弹一星专家王希季、青岛素专家邹承鲁等人物身上。方磊先生在儒、道、释三者上，儒多了些，道与释少了些，故在文学、艺术、书法上表现得实多虚少、繁多简少、近多远少、小多大小，显得不那么圆熟。虽然如此，我想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家人物。以上是我对方磊先生及其书法艺术的看法。以此奉献在方磊先生书法作品集出版前，并祝方先生的书法越来越好。



编后随想

自序

《书法篆刻集》编论，感觉颇为杂乱。

从头到尾看过几遍，第一种感觉是：作品不怎么样。不要说字写得远不如自己心目中的前贤，便是与当代人比，也比许多人差。把它印出来，又有什么价值？很可能连读者都没有。这么一想事情就弄不下去了。

第二种感觉是：总算做了一件事。似乎完成了一个什么任务，其实并没有谁给我派任务。只是几位师友匆匆谢世时，似乎都有那么一两桩「想做而未做」的事，成了终身的遗憾。比如，先师子英老人，在最后十多年里一直念叨着，要写一本名为《八十年翰墨路上好风光》的书，但各种应酬与书债伴他进入耄耋之后，便再也无暇无力去提起那支精惊夺人的笔了；又如，一生挚爱书法并从事书法教育的老友李正峰教授，一直计划着要在七十岁时出一本《书法集》，可在六十九岁那年的春节，一次「心梗」就让他提前离开了亲人和朋友们。虽然，他的《书法集》后来由孩子们为他出了，但毕竟与他自己编不一样。还记得，笔者在为他写了那则评传式的长文《一峰无语立斜阳》后，曾问他：「行不行？」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：「还可以。」我知道他并不满意，因为他的标准是那个久储心中，一直计划着要写而尚未动笔的那本「纪传体」大作。最后七八年间他曾多次对我说，要写一本记述自己传奇生涯的书，但是那张要命的《书法教育报》占去了他最后几年的精、气、神，使他最终也无暇无力提起那支本可生华的笔了。

我想，趁着自己还能动它，还能调动几个朋友来帮忙，还是自己编一本《书法集》吧。免得突然不行的那一天，心中也留下这么一个遗憾。自己顶着中国书协会员与书法教授的虚名，在讲堂与社会上也「贻误」了不少青年，到头来连本作品集也没有，似乎说不过去。再说，一个人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在砚田散耕了六十年，不作个小结，好像也难以给自己生命作个交待。于是，收集、拍照、写释文、编目录硬是忙了

一年。这个念头大约是编集本书的一个支撑点了。

第三种感觉：何必凑热闹？时下，各类书法集数不胜数，这大约也是各类书籍中最省事最容易出的书了，似乎什么书也写不出的人，都可以出一本《书法集》，我干吗要凑这个热闹？

我的一个朋友，经营画框，与书法界交往甚广。某日，坐在他家，他捧出别人所赠的各式书法集，居然多到我看不完。其中的绝大多数，是抄录常见的古人名句或豪言壮语，看不到（至少是我看不出！）书者的思想个性和感情投入，这与我心目中的书法，相距实在遥远。

因为这个「何必凑热闹」的念头，时时在脑中作祟，使得此事进展甚缓，兴趣时有时无，因之一拖经年。

还有第四种感觉：书法应该追求什么？记得，还是正峰先生说过，每当在公众场合听到别人介绍他是「书法家」或「著名书法家」时，他都觉得汗颜，不自在，甚至不愿听到。我也有同感，因为在社会印象中，只要能拿起毛笔，大胆地抡，便是「书法家」了，至于学问、修养、才气、以至人格品性、审美境界等等，都不在个中。事实上，他的话正是当今社会对「书法」认识陷在一个误区中的真实反映。

也可能是笔者的「独持偏见」。正如：没有好的思想，就不会有好的文章「一样，没有好的思想，也不会有好的书法作品。这里所说的「好的思想」，含义是丰富而明确的。它应是指文字内容的启人、益人；富含哲理和内在的显示；深刻耐味而又富有文采；表现出书者富有个性的人格追求与高雅的审美境界以及感情投入等。一件书作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但至少应含其二，不可能每次作书都高标独树，但至少应该是以此为目标而孜孜追求着。

试看，为今古书坛一致推崇的经典作品，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颜真卿《祭侄季明文稿》、苏轼《黄州寒食诗帖》等，哪一件不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与独具个性的情感投入，在震撼着读者？

观今人书作亦然。记得，一九七七年春，长安老画家叶访樵先生以八十二岁的高龄谢世，吊唁时，最醒目也令人怦然心动的，是石鲁先生所书的五言挽联：「叶老升天去，花儿遍地开。」此处，「叶老」二字一语双关，既是指访樵老人，也是指扶

持、映衬红花的绿叶，完成了使命。老人在数十年里，无私地教诲了长安艺坛三十多位中青年书画家，且不乏有成就者。而这一点也是作为美协主席的石鲁先生对同为西安美协首批会员（仅六人）的访樵老人最赞赏、钦佩之处。此联不仅对仗工，辞意佳，别出心裁，而且也极富个性地表达了石鲁先生对叶老的那一片真情。叶老谢世，长安艺坛几乎所有的书画家都有文字，三十年过去，能记得的只剩下石鲁先生的这十个字了。笔者对石鲁先生最佩服心仪的也是这样一点：无论书与画，那怕只是一字一笔，也均出自他的内心深处，从不人云亦云，高标独树且他人难以追攀。

再比如，翻开于英老人最初出版的那册薄薄的书法集，笔者常常停留在那副四言联「抱道不曲，拥书自雄」前凝神、沉思，思绪天游。这个「道」是融铸了古代儒、释、庄老诸家文化，积淀而成的人生之道，也是先生的为人之道；「不曲」则是老人历尽坎坷泰然而处的人生写照；「书」是老人在逆境中赖以支撑生命的他自己的书法、书艺、书道之总和；「不曲」而「自雄」，历史造就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位书法大家，客观上却深刻而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。

寥寥八个字，概括了先生的一生，也突出了他的思想与追求。先生的字是会说话的，看着那浑厚稳重的结字，那外柔内刚、介于篆楷之间的用笔，如面对先生，听他叙说那不凡的人生。冷峻却也真诚，令人浮想联翩。那书法的意态，使我联想到火山口岩浆涌动时滚烫的融流，让人心动，让人看不够。

笔者以为，深邃的思想与丰富而独特的感情投入，是古今一切能令人心动的书作的共性。

正好像每个人都有一张独特的面孔一样，每个人的书法都会有也该有与他人不同的风貌。但正如面孔虽然不同，却都应该有个高尚的灵魂那样，每件书作风貌虽异，却都应有一定的思想性，有一种内在的显示，有书者真实的感情投入。

笔者甚至以为，没有或缺少思想内涵和真情实感的书作，或者说精神境界不高的书作，不但合中国书法的优良传统，也不合当代人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期望。

想到这里，拿出自己的作品，表明自己对书法的理解，请大家检视、批评得失，或许也是有益的。这一点，便是最终把本书印出来的第二个支撑点了。

由「书法应该追求什么」说起，无法讳避的另一个问题又来了：「书法到底是什

么？」此命题在「书法热」刚兴起的年代是争论过的，说法多得数不清。一听说错的没有，为大家公认的也没有，看来难有标准答案，笔者自然也答不出。

但笔者的忧虑是，在当代书坛为「书法」到底是「抽象艺术」还是「具象艺术」，抑或是「意象艺术」等争论不休时，却无意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即「书法首先是文化，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，因之它也必须要有文采。」自古以来，书法都是文人的风雅事，进入当代，艺术自然要大众化，要为大众接受。但这并非是要「书法」降格以迎合大众的低文化，而是要以其固有的特征去引导大众提高文化。

离开文化，没有文学，欠缺文采，还遑谈什么书法？仅只重视那几根「线条」所谓的「质量」，仅有几个成形或散架的汉字的书写，那叫什么书法？至少远不是中国传统的书法。

时下的神州大地，似乎是「书法」遍地，书法家「无处不有处处有」，就像一九五八年时「诗歌」遍地，人人都是「诗人」一样。可有个现象颇令人玩味，当今普遍重视学前教育，家家都在教幼童背诵诗歌，而教的却都是唐诗，没有一家教「红歌谣」，时间过了还不到半个世纪呵，真是历史无情却也有情。

当今社会，浮躁与急功近利浸泡着各个领域，「书法」亦不能例外。许多缺少文雅气质的人可以热中于组山头，谋官街，傍名人，炒媒体，唯独不能静下心来读书、临帖；明知「气质变化，学问深时」，却不愿去改变自己的气质。也因之在难以计数的「书法家」中真正有点文雅气质的寥若晨星，这实在可以说，是当今书法界的一大特色。

笔者这样评析，并非说自己就有文化就做得好。相反，文化、文学、文采是学无止境，不会有满足的时刻，问题是是否明白这一点，并努力去学、去追求了。

话越说越远，就此打住。

编自己作品集，脑海中竟闪出如此之多的感觉，乱七八糟，不成条理，而且矛盾交互，不知所以。那就坦率地一古脑儿地写在这里，任由读者与同道批评吧。权作自序。

乙酉端阳于长安翰然居